

十二月十日下午張春樞同志接見文艺界代表講話
(中 苏 友 好 大 廈)

上海文艺界的形势好不好？我一直在想这个问题，从刚才××同志讲，如果和去年比较起来是好的，应该讲是大好的，走资派原来的组织垮台了，总根子刘少奇和上海的陈、曹直到文化局，电影局，出版局以及一些协会，原来的掌权的人打垮了。

在文革会的领导下，我们的革命派还是在前进的，也取得了很大的成绩，我想这样的估计是决不会错误的，但和象同志们所讲的那样，确实大不平衡，有的单位好些，有的单位差些，有的没怎么动，或者形式上动了一下，实际上没有解决问题。

我重点讲一点现在存在的问题：

拿走资派亲说吧，和提到文艺界里的地、富、反、坏、右，揭露了

批判了很多人，但这些总的来说是揭的不深、批的不透，我刚才讲的，

比如电影界是不是都揪出来了？按名单上看看差不多，但还有一些没

有上名单。你们造反派交上来的名单有很多我知道的，有一些我知道的

还没有，也还有一些我还不知道的。上海文艺界是帝、封、官、资在上

海经营的文艺界，是从有上海以来就开始了，其中到了卅年代，全国文

化界中心就在上海，阶级斗争在上海很尖锐，一方面以鲁迅为代表的，

这是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的，虽然鲁迅不是共产党员，但他是伟大的共产

主义战士，另一方面是一直统治文艺界至这次文化大革命。其中卅年代，

五十年代，六十年代，周扬、夏衍、田汉、阳翰笙这帮人，他们老早就

是叛变了，象田汉这些人一提起来就叛变了，他们在南京完全是在国民

党反动派的控制之下。象演剧八队都是国民党的，就是他们的手把一批

青年引到国民党中去的。象周扬，现在正在审查他究竟是不是党员？干

了几个方面的特务，现在还正在审查，至少在三五年三六年在上海周扬

领导下的党是个假党，与中央联系就断了，这个问题就大了，他们把一

系列叛徒、特务收罗起来，当然他们又不可能都搞坏人，制造了一批好

人也找些青年把矛头对准鲁迅，对着真正的革命者如江青同志，当时江青同志在上海一直受他们的迫害好几年。江青同志失掉党的关系，来上海接关系就是不给接，当叛徒邓洁一到上海就给接上关系了。这样伙人在上海形成很大的力量，又把这些力量带到解放区——延安，历史很长了。到解放后拿电影界来说，他们把各式各样的电影厂都收下来了，当时我曾说过，别的还有私营，电影厂倒一下都变成国营，其实那是做了一笔政治买卖，包庇资本家，把他们收罗到国营厂，当职工，还参加工会。给了他一个身份，我们给了一笔钱，把资本家的股票买下来，再把人买下来入工会。象国民党“中国电影厂”完全是国民党办的，他们的人都是些有军衔的，校、将官、演剧队也有军衔，我看了一个材料，戴笠在这方面很用心，他说：文艺界的这些人，都是有军衔了，进门来你们要敬礼，要特别尊敬，如果他们要过官瘾的话，就让他们过过，别以为是演员就看不起，这样他们就心满意足，忠心地为我们做事了。戴笠这时已经想到这些，是给国民党、政统、军统特务控制这些人，而到解放后，除了去台湾的香港的以外，统统跑到文艺界来了，那时我们采取包下来的政策是正确的，因为无产阶级政权刚刚建立，一开始需要稳定局势嘛，但周扬、夏衍则利用我们这点发展他们的势力，确实是资产阶级、地富反环右专了我们的政。这种情况不仅是电影界，那个单位都是这样。别的地方也少不了。但这种情况十几年来中央一再说，一再提，但是始终解决不了，始终清理不了，这些单位，我们派人进去，要么被排挤出来，要么就被同化掉。青年，他们就和我们争夺，把一些青年变成他们的接班人。当然毛泽东思想威力是大的，总有一些同志坚持毛主席路线，但斗争了十七、八年，也还是非常尖锐，他们的势力确实很大，江青同志跟我讲过：她刚刚搞京剧革命的时候，要求剧团搞试点，到处求人，那么难啦，这那象无产阶级专政国家呀？在北京好歹只有一个京剧一团，那是彭真“开了恩”给江青同志一个队作试点，但是还叫他们

二队，还演他们自己的。每一次毛主席想解决文艺界的问题，总是遭到很大的抵抗。他们搞两面派，抵制不住就假检讨一番，最后由他们、周扬做总结，过了三天就反攻倒算了，你要清理队伍，他就搞各种政策界限，叫你无法搞，五五年五六年搞肃反，结果没有搞多少，有的查出来也不处理，现在才懂得那是陆定一、罗瑞卿领导肃反的，他们本身就是反革命，怎么能行呢？

五五年五六年反胡风集团也没有搞下去，“四清”也是这样，电影局还问，四清到底怎么看，那还不清楚吗？是很“四清”的，杨永直说是向我汇报的，是的，一个是当时我的认识也有限，但是当时的政策就是这样的。搞文化大革命，我们想这下总要搞彻底了，但又抛出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，搞群众，还是保十七年和三十年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因为刘少奇这样搞嘛。要看到我们取得了很大成绩，但还很不夠，而对这样的势力斗争是艰苦的！我们造反派在冲开反动路线，冲垮他们的统治的组织，造反派是有很大贡献的，有功劳的，我们停留在这点上，任务就没完成，复辟是很容易，他们的班底还在那里，很完整的，有些同志对这个情况估计不足，以为开几个大会哄几下，打几拳就解决问题了，那是不行的，有的单位送来的材料我看了，名单列了一大批，后面附的材料很简单，情况讲的很抽象，没具体材料，只是怎么骂怎么骂，这是不能定案的，象“红旗电影制片厂对敌斗争汇报”中说××为戴笠布置灵堂很积极，加入国民党，这点是具体的，要写上在什么时候加入国民党的，但下面写“和田汉、夏衍的老头子帮会关系很密切”。什么密切？在一起吃饭是密切？搞政治活动也是密切，就不知道了，非常不确切。好多材料都是这样的，这样的东西人家就可说根本没有这回事，不确切的人家就可以否认。这个材料就没有用。这需要化很大的工夫一个个落实、调查、解决，有些人还不能孤立起来看，有些人还不只是一个人，联系全国范围的，如果把他们的关系一个一个就清楚了。有的一个厂一个

出版社一个班底都到这儿来了。电影厂我们是整个包过来，他们的班子没动，不从联系中看问题就看不出问题的本质，当然不是说这个厂这个班这个班底都是坏人，而是说他们是有组织的，他们还有活动。现在送来的多是历史的，现行的很少，不注意现行活动，他们内部的东西就不清楚了。文艺界小将与小将打内战，总有一些人挑动，对敌斗争要作艰苦的工作，第二要看到造反派队伍本身有问题，确实有些坏人混进来了，运动开始就知道，不是没有发现，已经混进来了，那时不能动，因为陈、曹就是利用这点来攻击我造反派，说造反派有多少坏人，我们那时就不能清理队伍，要清理的话，革命就无法搞了，因为广大群众的大方向是对的，现在上海的局势稳定了，造反派力量很大，我们自己可以要清一清队伍了！造反派经过一年的锻炼不会一清就垮的，相反如果不清，战斗力不能加强，大方向就会经常受干扰，就是犯点错误站错了队没坏处，总会有好处，只要认识，得到教训就好了！但是如果坏人钻进了领导班子来控制领导班子就危险了。自己队伍要清一下，按中央的“公安六条”“文艺界的规定”去执行，其实早就规定了，我们没执行罢了！敌人的最大本事就是想一切办法钻到我们的队伍内部来，因为形势和过去不同了，那时可以公开搞老保组织，自从“联司”被打下去以后，现在他们的手段就是使造反派搞错方向，使自己犯错误。整个的造反派是好的，绝不允许利用清理队伍这一点来攻击造反派。我们不能同意那样一些观点，说“造反派敢冲敢打，敢于打天下、夺天下，但坐天下不行。”不要以为是共向东就这样说。我最早读了一下清华四一四思潮必胜的传单，说四一四要坐天下，四一四必胜。说上海革委会也同意这个观点，他们就是说造反派能打天下，不能坐天下，文章很隐晦，看了两遍才看懂。当然我们有我们的弱点，但不能说要重新换班，权重重新再分配。我们在掌权中亲身体会：形势很好，斗争任务很艰巨，对敌斗争我们本来很差，

一大批坏人现在还没清理出来，一些坏人还钻进造反派。有些同志对这个问题认识不足，还为自己辩护，还说“我们的组织是好的”，不要替自己辩护了，这类的话还是不要多说，多自我检查，还是要从缺点来提，还是要检查自己的工作，有些同志对政宣组提了些意见，这些意见很好。当然我也有责任。我和姚文元同志讲道理应该要多关心文艺界，但却相反，上海文艺界很重要，这条战线搞不好，文化大革命就不能取得胜利，夺了胜利也不能巩固，一年多我们主要精力花在工人运动上，工人运动不搞好上海局势不能稳定，工人运动搞得不好，上海局势就稳定。我来一个月有半个月时间是花在工人运动问题的，这一点是不动摇的，因为工人运动不稳定，就不能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斗部署。如果工人队伍乱了，你们文艺界那个单位搞的再好没有用。一年多的实践证明，我们这样做是对的，你们提了许多意见，对这一点我还是不动摇的，现在可以脱出手来抓抓文艺界，但也不能象五五年五六年那样，文艺界的问题要象江青同志讲的那样，要稳、准、狠。稳，就是调查研究，稳不是不前进，不是一潭死水，要多一些调查研究，发动群众，要充分发动群众，只要是这样，就只能乱了敌人，不会乱了我们自己，群众起来了，档案里没有的，也会发现的，有人光靠查档案，现在档案不行的，有的被抽走了，这样就会准，不予扩大打击面，也不会漏掉坏人，这样就能搞得狠，狠就是下狠心，对敌斗争不能软，要狠。

我感到过去这些年对这些人不是没有意见，但手软了些，不是一拳打下去就能解决问题，有时想得多了些，所以也拖延了时间，现在同志如果还不下这个狠心，那要等到什么时候我们才下这个狠心呢？！这次文化大革命象肃反、“四清”那样马马虎虎走过场，不把这个问题解决，就不能巩固自己的队伍，就是只有在对敌斗争中才能锻炼出我们的队伍来，这样的队伍才能识破各种各样敌人。舞狮有个弱点，坏人有，但比电影厂少，可以借几个来嘛（戏称神话。戏称鸡蛋多。）戏称那里

是不少的，不是有做张飞、言慧珠吗？是不是没有干吗？要在斗争中提高本领。你们年青，给你们几个年老的磨一磨，给你们几个“盖世仁”看你们能得出亲否？！（梅兰芳）如果不采取稳、准、狠方针，不在斗争中锻炼我们的人那么将来再钻进来就识别不了。你们歌剧院可能少，我不了解，可以借几个来。（歌剧院插话）沙梅是个老叛徒。我知道姜学经是最反对歌剧院的，（人艺插话）既然姜学经你们不了解，就还给歌剧院来审查。大家都要有点事情干，目的一个把敌人查出来，第二个锻炼自己的队伍。否则光冲冲碰碰那怎么行。下边我顺便谈一谈“狂妄”大队的问题：报上批评不要紧张，小将的热情是好的，但这样做，做法上确实不能解决问题，如果冲一下，我也不反对，但光靠这样不能解决稳准狠；有的要冲一下，特别对死水一潭的单位，有些需要冲的斗争，但还需要细致的工作，斗争要稳一些，我们一年多在揭盖子方面做了不少工作，发动了群众，基本上是靠大会、中会，用小会追下去就少了，调查就难了，因为要有人证物证，不能光靠说，那是不能定案的。

现在有些单位，要具体分析，那些需要大乱，中乱，还是小乱，有的单位对全局来说不一定乱，是否是某个部门要乱一下，不要笼统的提上文艺界要大乱特乱，是否有的在一个单位中一部分部门，需要大乱。有的单位很大，有某些部门历次政治运动都没有冲到，（音院谈组织部门能不能乱？）对组织部不要怕，我主张你们把问题揭开，不要怕把问题揭开影响革命委员会，革委会要领导群众就乱不了你们，不能压。如果应该乱的地方你们要压就冲到你这里来！聪明的人不是压着捂着，你可以说我们这里很好，但群众不允许就是要冲，我们责任是领导群众前进，我们自己曾说是好的，或是领导过的地方，现在发现了问题，就要勇于改变自己的看法，要有勇气承认估计错了。我说：不好！要有这个勇气，允许自己有个认识过程，如果革委会里

有坏人不要紧，自己去揭开，结合错了有坏人也不要紧，自己揭开可怕什么，千万不要自己就怕了，不要以为已结合时或发表了看法结合他的，就怕了，不要怕，要敢于当头，要敢于革命，不好的就实事求是，查清楚。权力机构本来就是好时的，混进一两个坏人也是无法控制的，无法避免的，革委会本来就是逐步完善的。

乱敌人与乱自己的问题主要在于领导，如果领导是主动地和群众在一起，就不致于乱了自己；乱了自己的情况，主要是自己被动，不和群众在一起，也可能群众受坏人挑动，这没关系，要看我们的工作，说服教育把群众引到正确的方向，现在有些单位的乱，是没抓对敌斗争，没抓大方向，包括专案审查等。有些单位对敌斗争，抓大批判、批修正主义建党路线，也可以揭开阶级斗争盖子，要和群众一起研究从何入手。有的派性很大，有的是一派，还参加外单位去武斗，（美影厂两派，译影厂一派但参加到美影厂去武斗）这内部恐怕有鬼，这是推断，没做调查。有些出版社也是这样，比文艺界也好不了那里去，牛鬼蛇神比电影界少不到那里去，新文艺出版社和电影厂差不多，中华书局和戏曲界也差不多。戏剧界有帮派，有的是资本主义帮派，有的是以封建主义帮派。

要很好地研究一下战士的思想状况，为什么有那么多的逍遥派，那是我们的责任，因为我们没提出新的任务、鲜明的战斗口号，部队也是这样，没有战斗目标就要混乱，如果我们提出战斗口号就会有一批积极分子动起来，群众就跟我们走，现在我们对积极分子的思想工作也没做好，对中间群众思想工作差了，对犯过一些原来保守过站错队的同志，有的单位没有做好，就更差了。有些单位士气比较好。要研究战士的情绪，把战斗目标作战计划定一定，问题就不会太大了。京剧院现在就比两个月以前进步一些，是不是，两个月前你们到我这儿来吵得不得了，很多单位都是有这样的问题。毛主席就要分清敌我友，敌人是谁？那些人要联合？这些问题搞清楚，这样我们的队伍就有希望了。

我们领导的士气首先要高，有的领导只满意表面，坐主席台、拍照、出报，不踏踏实实的工作就不行了。领导状况不好，群众的状况就不好。如果领导班子整齐，群众会跟着走的。在坐的都是领导人。这两天开会来看，你们的自我批评比较差，不知道你们在本单位的自我批评如何？回去不要光责备群众，怪人家打内战、造反、不搞运动，首先要研究我们领导如何，要敢在群众面前讲自己的缺点，这样才能动员群众跟领导前进，特别是领导自己不要搞派性，你××厂你们自己开个会，谈谈心，决不能自己都是对的，对方都是错的，你们都是造反派，刚才有些语言就是用了敌对的语言，战友应该坐下来谈谈心，中央有文件，有政策，那些是共同的利益，小的分歧先放一放，对别的组织即使是保守派我也不赞成打，我不相信领导不可能控制不了，那样就很难解释了（指××制片厂），如果由于群众气愤，打一下、两下是能够理解的，气愤是对的，但不能代替政策，否则留下隐患，引起长期对立，权就掌不牢，有些同志还没学到这个本领，倒学到一些资产阶级政客作风。要经常考虑团结大多数，要学会团结暂时的同盟军，为了打击最大的敌人，对有些人可以暂时联合，联合了也好。如版司、版联从他们两个组织一出现，长期对立。我就不知道分歧在哪里，（版指插话，谈“共向东”的挑动）“共向东”我是重视这件事的，但我不赞成说他们有多大力量，象你们说的那么多，要么没有，要么一大片，不要夸大他们的作用。比如那时“文联站”这也是，那也是。“联动”也是这样，我就不信。“共向东”反映两方面，一方面是保守势力活动，一方面我们工作有缺点，如果老是压呀压呀，这样下去解决了一个问题，还会产生新的问题，头脑中要冷静想想，不能鲁莽从事，首先要考虑我们的问题，光是“共向东”也不可能有那么多的本事。吴敦玄那个人我认识，他没什么这样大的本事，但如果是某种思潮代表，能量就大了，你们把工夫花在“共向东”上，到不如冷静的思考一下他的真原地，不能把“共向东”问题作为中心，

这样我们的大方向就不知道那里去，现在把矛头转向“共向东”就错了，不要把这个问题作为主要问题，要抓对敌斗争，“共向东”不过是支流，也算不上了不起的逆流，最近对“共向东”兴趣太大了，把走资派放在一边，对敌斗争啊！什么田汉、夏衍啊！什么周扬都不管了。我们这一年来我们受干扰可厉害了，太妨碍大方向了。总是不能抓住主要矛盾，老是武斗，打，我一律不管，你们打吧，打够了算数，我才不管，这算什么造反派，你们把主席著作、任务放在一边搞武斗，有什么比全国人民要求更重要？这里面没有走资派和坏人挑动才怪呢！有武斗的地方一定有坏人走资派挑动。看着敌人不管，重要任务不管，你们武斗，要打就打，我公开声明，打不够，明年再打，打够了再说，我不信群众那么喜欢武斗，打到群众觉悟了之后，会把坏头头揪出来的。

院抄我没有更多说了，主席有了指示吗，应该依靠谁，（音院插话）应该复课，包括复业务课不是复旧、改良，我们就是一面复一面批，可能有人一谈复课就是复旧（音院插话）还是巴哈好呀，好呀这是很大的考验。不能一直不上课，有的人可能真的变了，一复课就欣赏那洋的东西，但是那也不要紧，不能老是不复课，不批判全盘接受也不行，有人说白毛女里声乐去掉了就没有味道了，为什么呢？因丢了声乐，“白毛女”的缺点就全盘暴露了，舞蹈比较差，另外他的配乐也比较好，因为原来的基础较好。推陈出新，不推陈就出不了新，我们不要怕，顶多复辟，复了再批，现在有没有出现这个问题？有个别的学校有，一上课就全是老一套。

最后领导机构问题有什么问题可考虑，现在状况重点放在本单位的斗批改，但文艺界斗争往往超过本单位、本系统，如夏衍当过文化局，电影局，几个协会各方面他都有份，还不止上海，和全国都有牵连。我们的斗争需要联合，配合，除了以本单位和本单位的大批判、大联合，三结合。我现在倾向于基层单位还可搞革命委员会，这个名字大家比较

喜欢嘛，但这些单位上面如果没有一个机构，就不能交流情况，互相配合，协同作战，是不是接近专业条件，如音乐舞蹈就比较接近的，设立一个领导小组。要文化局搞难以建立的。是不是大家考虑搞文博、戏剧……分几个组，各口领导小组联合起来商讨一下搞斗争，如何具体的搞，我还没具体研究过，大家自己考虑，是否必要时开个代表会来商量解决一些问题。文艺出版方面，人多大家来商量一下，市一级完全靠政宣组来抓是不合实，根据中央文革文艺组的经验来讲是不适当的。文艺组也解散了，只留些联络员。目前还是搞群众运动，由一个领导机构来搞订计划是不行的，还是保持群众运动特点较好一些，革委会搞一个决定是有约束性的，政宣组当然要民主，要和大家商量，但毕竟是一个权力机构。不如群众组织建立起联合机构，这样更生动活泼些，我想说的就是这些，关于革命和创作的关系，我就不多谈了，重点放在革命，创作现在就是搞也搞不好。革命不搞好，队伍不弄清楚，就是创作出东西也没有人演。把革命搞好了，就可以抽出时间来搞些创作演出，大多教单位不要忙着生产创作。下乡这个总方向是正确的。毫无疑问的。对敌斗争的情况好的，没什么问题的，可以逐步加强，看本单位的条件，不过目前大多数单位不要忙着生产创作。如果你们抓紧在二个月内对敌斗争做出成绩来是完全可能的，春节前能不能把队伍搞好，把走资派、地富反坏右、文艺黑线重要人物查清一批，不是全部而是重要的，要分轻重缓急，重要人物要先搞，花时间多些，把这些工作搞好后斗志就提高了，队伍问题也要解决，那时再考虑一些创作也是可以的。

“九大”多数意见是在上半年开，我估计上半年开不起来。下半年七月一日也是下半年。有些戏是有底子的，象“龙江颂”花几个月搞一个样本来还是可以的，“南海长城”加加工，是不是可以搞啊？交响乐“智取威虎山”我没看，怎么样？上半年还是可以的，沪剧团

为“沙家浜”没看过，多石只看了一场，说那五点指示不知从哪来的，外面关于我的问题太多，你们不要太相信。明年上半年搞些创作是可能的。别的方面群众经过文化大革命，过无党压制的力量会得到解放，很多天才会发现，一些东西，我们没想象到的现象，都可能出现，对这些问题我们是无法估计的。但目前状况不行，队伍没搞好，大家讨论讨论。

(余惠勇、刘真琴、侯邦琪、李国良等根据现场记录整理，未经本人审阅，供讨论用)

一九六七年十二月十一日 凌晨四时